

書評回應

自我的「將成之際」：論防衛機轉的脆弱性與倫理關係的基礎

翁士恆 Shyh-heng Wong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很感謝彭仁郁、蔡怡佳與林瑋嬪三位老師在新書發表會上以及書稿的回應，更感謝黃應貴老師的帶領，讓我可以從這個珍貴的過程有著如此深度的學習，也為我在學術上的學習上了豐厚與深刻的一課。本回應文針對師長們給我的回應，提出反思。

本章從英國客體關係理論的內容，以精神分析的語言去探索人我關係「將成」卻「未成」之際，有些刻意地將倫理從未成形到成形的時間性與存有性形成演繹與探問，探討從模糊到成形的原初狀態。而本文與彭榮邦老師的大體之用有著「人之初、生之盡」的鏡映關係，也與李維倫老師在文中所提之「家庭人」的概念有著脈絡之接引，也與呂玫鏗老師於探索未知的自我多樣性有著相互呼應。本書的內容，在黃老師的促成下，對於心理學與人類學的對話有了我從未有過的想像。

蔡怡佳老師回應了當「自我尚未形成」或「自我破碎」的臨床現場，臨床工作者與接引對象（病人、案主或家屬）進入了一個從「人我兩分」到「人我不分」之間的中間地帶，因倫理意義延續，因此開啟了對於混沌世界，從外在現實到心理真實的主體際性之探索。為了抵達對方所知覺的世界，捕捉了膚觸、嗅覺、身體觸覺等原始知覺。倫理在此並非約定俗成，而是彼此探索的「為他者」的相互肯認。進一步說，倫理並非以一種既定世俗的脈絡化約著人我關係，而是具有原初意涵，成就彼此。「人之初」的意義，有其意向，有跡可循。

也很感謝林瑋嬪老師的深度回應，也因此感受到了學術工作的喜悅。瑋嬪老師從乳房與泰迪熊的象徵意涵回應了從自我「未」形成到自我形成到多重自我所具有的象徵基礎，也就是人得以走向大千世界的中介位置，那是一個途徑，是一個人類經驗所共有的心理真實。瑋嬪老師在自己研究中所探索的文化媒介具「凝聚與轉化」為人「可知其同亦容其異」的社會文化象徵從人類學的大視角呼應著本文的觀點。也從「氛圍宗教」的角度讓社會文化更賦予「媒介」的能動性並在人類世界中創造氛圍與情感。我想，人

類學從具體而微的態度探索了「中間性」的意義，而精神分析與心理學從原初倫理名為「過渡空間」的中間性，其實是一個意義往向的通道，這樣的對話也讓我有著諸多啟發。

瑋嬪老師所建議思考的：從多重自我進一步注意到原本（孤立）的個人在媒介技術的轉換之後，如何可以外延、觸及他人，並觸及新的倫理關係。也建議：多注意不同形式的媒介與其作用。這樣的方向，也的確與心理學家容易從外在轉往內在真實的思考習慣有所不同。這呼應了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學派對於伊底帕斯情節（Oedipus complex）的闡釋，也的確給心理學家一個向外的方向：從與第一個客體（通常為母親）的倫理關係奠基了第二個倫理關係（通常為父親）的肯認基礎，然後兒童自我肯認了第一與第二客體（通常是父母）的關係，從這三角關係的穩定，更奠定了對於世間情愛的優先性。這有如老子道德經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意義向外的拓展途徑。心理學家或許可以更為開展從心理真實轉化為外在現實的探究。而人如何賦予「媒介」想像，成為生活世界經驗的理解？這樣的思考，讓我對於兒童的秘密基地、創傷兒童的庇護空間、辦家家酒的遊戲，從不同文化與社會存有形式的觀點，有了更為有趣的想像，這是這次對話對我很直接的幫助，也更開展我對於自身在創傷與發展遲緩兒童臨床工作的眼界。

兩位老師都認為，人類學的媒介，並不是指向多重自我的形成，更是開往了大千世界的中介。然而，我想在未來更深入去論述與對話的，是這個「媒介」與「中間性」所賦予意義的「去」、「回」以及往返的模糊性。這些破碎、沒有語言的經驗碎片存在於個人主觀過去中，藉由「媒介」、「中間性」與「過渡性」的客體被賦予象徵而形成的意義指向，不只指向未來，也指向了過去，同時形成了「串連時間之存有狀態」。從文化象徵賦予的生活型態以及孩童賦予象徵意義的過程，這個「中間的存在」可以有各種型態與樣貌，不只是多種自我，也是多重的「過渡性客體」，連接著自我、他者與象徵人間秩序更高位的他者（鬼魅或神靈），也定位了在主體際性中的時間位置。若有機會，非常期待能再進一步論述與對話。

再度感謝所有參與的師長所帶來的學習。